

成德法師：諸位家人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佛門講到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信心是道的源頭、功德的母親，母是能生，所以信心能保持，我們所做一切都有功德在；但信心不能保持，可能就會延伸出煩惱來了。老法師有一段很精闢的開示，貪心的核心是情執，因為情一作用，對人對事對物就想控制、想佔有了；瞋恚的核心是傲慢；愚痴的核心是懷疑。為什麼說這個開示很精闢？因為我們俗話說，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。《了凡四訓》也說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」。所以改過我們要從根本去改，從最嚴重的、從最核心的去下手，這樣我們才能提升、才能突破，不能是小打小鬧，那個無常一來，就被無常給吞掉了。我相信每一個人應該去年到今年，身邊應該也聽了不少，可能年齡也不大，但是走了。而在我們身邊走的，也很高的比例都是學佛的人。

所以學佛的人能不能改變命運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是要是真學才有辦法改變。所以夏蓮居老居士說，改習為立命之基，要改變命運，最重要的就是改我們的習氣。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自己有沒有福報，這別人障礙不了的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我們得把這些宇宙人生徹底的真相搞清楚，這些法很不容易遇到，這些法沒有佛陀講，我們把腦子給想破了也想不到。一切法，宇宙從哪裡來的？從心想生。那要讓整個宇宙改變，當然是改變我們的心，心轉，境界就跟著轉了。重點是我們真相信嗎？所以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很有道理。我們一不相信了，我們就著在外面的相，這個人不對了，那件事不妥了，我們就在人事物當中分別執著。我們心念分別執著在增長，怎麼可能境界會變得更好？因為境界是我們的心變的。我們雖然

學佛多年了，我們得要檢查我們真信佛講的教誨嗎？真正遇到境界的時候，是提起我們的慣性思惟，還是提起佛陀的教導？這一個念頭差別很大，真的提起佛菩薩教誨了，跟佛菩薩感應道交，佛菩薩加持我們；這個念頭跟佛菩薩教誨相違背了，我們的業力就發動了。脾氣沒有忍住了，自己的業力發動了。自己的貪瞋痴一發動，就感召業果現前了，就可能跟人家衝突了。我們要去極樂世界，要隨緣消舊業，不能再造新殃了，但忍不住了，又跟人結怨了。

現在更要冷靜的、更要警覺的是什麼？我們現在又在弘法的團體裡面。假如今天我們學佛，我們自己學，我們沒有在團體裡面；我們在團體裡面，我們就代表傳統文化，我們就代表佛法、佛教團體。那這有什麼差別？有，還是有差別。因為我們一代表傳統文化、代表佛弟子，那魔王就要來找我們麻煩了，我們只要煩惱一起來，魔得其便，透過我們破壞正法。所以這一念之間差別太大了，正念起來了，感得諸佛如來加持；邪念起來了、煩惱起來了，魔得其便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體會過，我們在團體裡做事情，明明不想這麼做，明明要開這個會就提醒自己不能發火、不能發火，到時候還是發火了，控制不住，這有很多看不到的，真的存在。尤其現在是整個正法能不能從底谷往上翻，在這麼關鍵的時候，真的佛菩薩跟魔在搶人。缺人缺得要命，又不得不做，但我們習氣又有，這個時候警覺性要相當相當高，要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不能隨順自己煩惱習氣。

所以首先對自己要有信心，對別人也要有信心，信為道元功德母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不要跟人家生氣，也別跟自己生氣，為什麼？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我們習染了，還有別人習染了，也有一段時間了，你讓他馬上轉過來，不是強人所難嗎？他總有個過程，所以別難為自己，也不要難為

別人。那別難為自己不是放縱自己，大家不要又聽錯我的話，別難為自己，但是也不能放縱自己。能夠不難為自己，就很自然不難為別人了；能懂得怎麼愛自己的性德、隨順自己的性德，那就會懂得怎麼去護念別人恢復性德，因為愛護自己跟愛護別人用的是同一顆心。

我們剛剛提到了，傲慢是瞋恚的核心。傲慢表現在哪？見人家過，高下見。所以要把這個瞋恚的核心砍掉。六祖大師提醒我們，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第三，懷疑是愚痴的核心。我們一愚痴，就沒智慧了，就生煩惱了。所以只要信心一動搖，懷疑乘虛而入了，就會有煩惱。我們可以這一段時間好好觀察，只要自己有煩惱起來了，一定跟信心動搖有關，要不懷疑自己，要不懷疑他人，甚至於嚴重的，懷疑佛法、懷疑善知識。

所以這一首歌曲，不知道是不是專門放給我聽的，因為是唱英文的，知道我明年得要考英文了。佛菩薩在給我表法，在提醒我不能挑境界，雖然三十年沒有碰英文了，但是我現在得在這裡守護，沒有英文，我沒有留在這裡的這個資格了，還得考雅思。所以不知道我們研究院的同仁是不是有這個深遠的考慮，提醒我英文要趕快學了，不能再拖延了，因為這個拖延對修行的殺傷力也很大。事不能拖，愈拖愈複雜。教育自己的小孩不能拖，你愈拖愈難教，你愈小教愈好教。再來很重要，弘揚傳統文化的人，一定要把孩子教好，尤其自己的孩子。這個不是說分別心，為什麼尤其是自己的孩子？《大學》告訴我們：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」這個話可沒有一點含糊的地方，我們學聖教不能有僥倖的心態。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君子、小人在哪？不在外面，自己一念摻雜了僥倖的心，應該不會這樣吧，可能會怎麼樣吧。深信因

果也不容易，我們還是會摻雜僥倖。但古人很多的話斬釘截鐵，身不修不能夠齊其家；其家不能教，不可能能夠教國人。

台灣有一個例子，有一個公眾人物都做慈善事業，有一天電視報導出來了，他的兒子犯罪被抓到警察局了。這時候社會大眾一片譁然，那這個當父親的人怎麼都在搞這些慈善，結果自己的本分都沒做好？你說人家不是對他反感，甚至對他做的事、他所在的慈善團體都反感？你不能怪社會大眾，因為我們沒有表好法。我勸了好多人，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沒有勸動一個人，都是已經走好多年的人了，都是在講課的人了，連我這樣的因緣、身分我都勸不了，他們的家人要能勸也很困難。當然我也要反思，我自己德行相當不足，也表不了很好的法，我也要更努力才行。但是我要幫他們迴向，因為他們能發心走這個路就很有善根，但是因為挑戰太大，一講課了、一負責了，財色名利這些境緣都會現前，拉力太大了。所以這個還是要怪我，沒有護持好這些同仁，太早讓他們講課了。八風吹不動可不容易，連蘇東坡先生那是真正有氣節的人，他動的時候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覺。為什麼說學佛非帝王將相所能為？這可是真正要下大決心、下狠心淘汰自己習氣的人才學得了佛，僥倖學不了。而人生沒有再來的機會，所以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我們要在當下依教奉行、循序漸進，儒家的這個兩綱八目，這個次第不能亂，格致誠正才能修齊治平。

這曲歌曲也是提醒成德不要挑境界，該學英文就學英文，在那裡想著我可能不行，想那些都是白想，該你幹的事跑不掉的，直下承擔，這個也是要相信佛菩薩的加持。這一首曲子外國人唱的，我在想那個意境應該是指上帝，給他信心、給他鼓勵，默默的在護持他。對於我們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，就是這裡封聖人的聖大衛，剛剛有一尊看起來像耶穌基督的，那個應該是指聖大衛，他是這一

個威爾士的聖人，所以這個大學以他來命名。那對於我們佛弟子來講，這首曲子就是我們相信佛菩薩無處不在，都在護持我們。那假如以做這個片子的呢？這首曲子是外國人作的，那做我們剛剛放這個片子的是我們的同參道友，我們淨宗的學人，所以這一首曲子指的是誰？師父上人，是他老人家一直在護持著我們，也是一直在鼓勵著我們。不管是他的經教，還是我們曾經當面見過他老人家，我相信見過的人一生都不會忘了老人家的眼神，真是充滿著對我們的慈愛跟信任，哪怕我們犯了錯，他那個信任依然。老人家是這樣，佛菩薩也是這樣。包含這一次我們共學，我們每一個家的家人，也都是用這種信任、鼓勵的眼神在護持著我們，這些我們都要感恩。

大家在學習的過程，也要觀照到自己學習的狀態。我看很多人筆記記了不少，想請問大家，你們記了筆記之後還有看嗎？這個沒有標準答案，為什麼？每個人的學習狀態不一樣，我不能一竿子打翻掉。但是自己要很清楚，自己這樣的學習方法有沒有受用？假如沒有太大受用，又一直要堅持這樣，那叫固執了。大家要清楚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，我們自己得要檢查檢查這學習效果得不得力。你假如抄了筆記有得力，那當然可以；你假如抄了筆記了反而不能專心聽，那你就看著辦吧。所以佛法重視的是放下，你有放不下，就要在那個當下把那個放不下放下，這叫會用功，而不是很多罣礙、很多分別執著，一直都讓它擺在那裡。所以老和尚說聽經是明理，放下才是功夫，這些法語都很有味道。我不知道大家做筆記的人，你在做筆記的時候，你的狀態身心放不放鬆？一個人在不放鬆的時候，能不能領悟道理？這個我都沒有標準答案，說不定你們有天賦異稟、有神通，這個我不能太絕對，每個人狀態不一樣。我講到這裡了，不能有人說，成德法師說不用抄筆記了，那變成你很懶惰。我什麼都沒說，每一段跟大家探討的義理，你可不能用錯地

方，得要真實面對自己學習的狀態得不得力。我也見過記記筆記，對自己學習確實有幫助的，但是我們有時候看別人記，自己不記又怕好像自己少了什麼，都在那攀比。你看什麼心起作用，自己要看清楚，從根本修、從起心動念處修，觀心為要。其實我們的性格裡面都很牽掛、很放不下。

《格言聯璧》有一段話講得挺有意境的，「探理宜柔」，你要深入義理的時候，你身心要很放鬆。你們有沒有見過很緊張的人突然開悟了？我好像沒聽過，一個人全身心裡什麼都沒有，很清淨，突然一個石頭掉下去了，喀，他開悟了。有啊，這個公案裡面有，但是我好像沒聽過很緊張突然開悟了。「探理宜柔，優游涵泳，始可以自得」，心有所領悟了；「決欲宜剛」，我們那個很嚴重的欲望現前的時候，那可不能含糊，馬上要「如毒蛇嚙指，速與斬除」，不然我們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在財色名利面前可不能含糊，你只要貪了，可能你前面所做的全部都前功盡棄了，甚至於後面的流弊，情何以堪。「那個不是哪個團隊的負責人嗎？怎麼做這樣的事？」大家要知道，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。這個時候你在那裡吶喊，「我這十幾年也做了不少事情」，那都沒用，無濟於事了。所以要能忍得住，才能保持功德。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忍住誘惑、忍住貪心、忍住脾氣，不然就火燒功德林了。這一句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太重要了。所以決欲宜剛，不然會一失足成千古恨，「勇猛奮迅，始可以自新」。自新就是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我們提上去了，因為我們突破了一個嚴重的欲望，沒有犯下不可挽回的過錯。

所以大家看這些句子，都是古人人生經歷過來的，在修行路上領悟過來的，都非常難得的教誨，我們都要「如貧得寶，改往修來，洒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願輒得」。現在求利益眾生的因緣，真

的想利益眾生，怎麼都不成熟？因為我們還沒改往修來，任務給我們了，我們會添亂的。真正洒心易行了，那佛菩薩多希望趕快推進這些弘法利生的事。可是他有智慧，我們還沒有洒心易行，他們不可能把任務派給我們。所以自然感降，所願輒得。要知所先後，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。我們都急著想幹什麼，這個就是一種性格，這個性格都調伏不了了，怎麼利人？自己的命運、自己的性格都轉不了，還能夠去利益眾生、幫助眾生改命，那不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？所以要安住當下才能提升，真正把性格轉過來。沒有聽過哪一尊菩薩有性格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大乘佛經，有沒有說過哪個菩薩有性格？還有稜稜角角，就不是淨滿月。你看佛菩薩的臉都是淨滿月，沒有稜稜角角的性格，菩薩所在之處讓一切眾生歡喜心。所以強勢是性格；急躁是性格；攀比、計較，這都是性格；要別人尊重，這個是好名，這都要去掉。尤其我們在弘護的位置，可不能嫉妒人，有比我們好的人才，我的位置讓他幹都好，那你就修大功德了。哪有說一定要我做第一把手？沒這個道理。現在誰想要坐我的位置，我給他頂禮三拜，感謝他，我全心全意護持他。你們真的有發現誰願意的，拜託給我推薦一下，我也給你頂禮三拜，感謝你的成就。太缺人了，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撐著，有比我好的人，那感恩戴德了，哪還有說在那裡捨不得？捨不得也是名聞利養。其實我們看太多了，我見過的團體，超過一半都有比他適合的人可以坐他的位置，但是他都把著不放，這都只能恆順了。

所以我們佩服鮑叔牙，但是鮑叔牙這樣的人也不多；我們佩服唐太宗，唐太宗也不多。可是我們假如不是鮑叔牙的精神，我們不是唐太宗的精神，我們不可能能把正法護持好，我們只會在這個因緣造業而已了，這個可不能含糊、不能僥倖。也不是說我們現在就

要是鮑叔牙的修養跟唐太宗的修養，而是我們一定要全力效法他們的精神，我們連效法的精神都沒有，那就是我們的業力做主了，佛菩薩想加持我們也加持不了。所以業力、願力差別很大。我們要知道，弘法的團體影響的面很大，你一個縣就有多少人民？上百萬人。你一個真正想要依教奉行的團體，它的受眾都是上百萬人，我們怎麼忍心給一個弘法團體負面的影響？不願意。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這是我們的初發心。但是我們假如警覺性不夠高，做著做著，很多自己的憂慮、牽掛、不捨，想控制的這種習氣，就被不知不覺帶動起來了。假如我們又不聽別人的勸，成德觀察，我們學佛的人能接受另一半勸的也不多，都覺得自己在學佛，連另外一半勸都聽不進去，咋學？那我們有時候冷靜冷靜，那另外一半都跟了你多久了，那不都是為你好？哪怕講話不夠柔和，不也是為你好嗎？再來，講話不夠柔和，那也是你這麼久都不聽勸，人家實在是氣不過了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所有別人對我們的態度，都跟我們的行為有關，都離不開因果。你看我們在台上講道理的時候，講得這麼清楚，自己都能講，你真正遇到事的時候是這樣在觀照自己嗎？也不簡單。

不好意思，我說多了，一首曲子講了那麼久，這也是我的執著，我要放下才行。我們先請我們上一次有舉手的家人，張同學。

張同學：法師好，大家好。學生的問題已經解決了，過了一個星期。

成德法師：我們不一定是問問題，主要是可以分享。這個分享也不一定要多久，你二三句都可以，大家不要有壓力。

張同學：學生就簡單的匯報一下自己對於立志教育，扎根立志，人貴立志。就是感覺自己沒學傳統文化之前，從小學到大學，其實這個立志教育感覺就是比較的空洞，自己也一直沒有立下這個志



來。後來接觸到傳統文化的因緣，而且走了都十年了，原本以為自己應該是有志向了吧，但是透過這段時間的學習，反省這個立志，原來是有它的標準的。學生的感悟，第一點就是立志從拜師開始，就是沒有真正的拜師，實際上這個志的根是沒有扎下去。從李師公給師長的約法三章，然後學生也想到看《孔子傳》，孔老夫子十五而志於學，他講這一點的時候，有一個很重要的情節就是他拜師。拜師，一個標誌性的。十五歲拜師去了，左太史也是給他，意思就是慢，你要拜師你等一下，你答應我這幾個條件，就給他開了幾個條件，其中就有這個和學習無關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做。因為就感覺到拜師它有個核心是師承，其實都是有那個條件的，有一個條件的。孔老夫子當時有一件事情是有點憂慮，就是他母親的身體。老師說你要是這樣的話，你何必來拜我為師？就感受到了說，只有一個老師的，只聽這個老師，而且百分之百的相信，就在那個當下就給他把師承的那個條件開出來了。感覺這就是專，因為你只有一個老師，而且只聽這個老師的，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相信，就達到了那個專，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的這個專，這樣才能把這個志立下來。

孔夫子當時他也是還是有點猶豫，學生就感受到了第二個立志的重點，就是一定是有一個親師配合。當時他的母親就說了一句話，就讓他拜師，以後不論發生任何困難，就要立志於學，讓他發誓。因為有母親這樣的一個堅定的一種態度，所以就幫助孔夫子立下這個志。也就想到師長老人家講他上私塾的時候，就感覺到這個親師配合，一定是當年他的父親帶著他去見私塾老師，三跪九叩首禮，拜孔夫子的神位，然後請老師上座，再三跪九叩首拜老師。師長說，我後來遇到三位老師得了一點利，和那一天第一天上私塾他的父親給他表這個法，尊師重道的這個根，就幫他把這個根扎下去了。

這個要想就聯想到了很多東西，就感覺立志的確它是要有配合的。包括師長老人家見李師公，我也想，像懺雲法師的推薦，包括朱鏡宙老居士，還看過一張照片是李師公和周邦道老校長，他們這些人都是長者。我想師長老人家沒見李師公前，他因為對這三位長者都是非常崇敬的，他們推薦這樣的一個人，他是有信心的，十分有信心。李師公見師長，他的推薦人都這麼……這個學生是這些人推薦過來的。所以怎麼就唯獨給他開出這麼個條件？是因為師長老人家見之前他這個信，信心就已經配合了，雖然他是一個人，沒有什麼，感覺也是一種配合，所以這個達到一個信。所以體會到一個是專、一個是信，專、信這兩個條件如果具足了，從明師受戒，他就把這個根扎下了。

學生體會到家庭教育是基礎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就感覺我們一條龍的教育以後要注重家長，發揮他們的關鍵作用，包括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這是學生一點體會，也是反省，覺得還得走老路子。謝謝法師、謝謝大家，請老師指導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張同學，他分享得很深刻，尤其最後那一句，還是要走老路子。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因為老祖宗他們的智慧是超越時空的，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才能學得進去。而張同學一開始講到要立志，他覺得以前立志比較空洞。其實肯立志都是善根，哪怕他是空洞，但是他能有那種志向，都很可貴。但總在遇緣不同，有沒有好的緣能護持他，把他這個願能夠落地，一步一步走得很踏實？那這個都要靠過來人帶領我們。就像李師公帶領老法師，老人家回憶那一段，他們也是常隨眾，他說，跟著，很多不懂的懂了。這一段其實跟我們都有關係，我們也要善於去觀察師父上人在講什麼、在教導什麼，還有他在表演什麼，他經教都給我們做出來了。

我有一陣子體會特別深刻，就是《論語》裡面看起來抽象的句子，我只要思惟老法師怎麼做的，好像它就變得有影像出來了，很具體了。包含比方說普賢行，「德遵普賢第二」，這些經文意境很高吧？但是想想老人家在做的事，他怎麼為國家民族考慮、怎麼為世界考慮？你看「護佛種性，常使不絕」。那他老人家為什麼要辦一條龍？他的善根要從小培養，從胎教開始，而且你還不能只護持一年二年，你沒有個十幾年，成就不了。當然還包含剛剛張同學強調的，他父母要配合，因為父母對孩子影響很大。所以大家辦「家長坊」這是很重要的，親師得要配合，這緣分得要具足。

而剛剛講到這個拜師，就是我們老祖宗教學的智慧，這麼短的時間就把他的根扎下去了。你看那個時機點抓得多好，他年齡還小，父親帶著他，父親是他最崇敬的人，父親又這麼崇敬對待老師，他決定不敢輕慢老師。習慣成自然，所以他遇到這個生命中三個老師，這三個老師都是人生閱歷豐富的，都有慧眼的，他一接觸他一看，心裡有數了。所以李炳南老師才第一次見老人家，就給他開三個條件，第一次見面，而且整個團體只給他一個人開過。這個有時候想起來，可能都有深意吧。因為老人家一直講給我們聽，用意在哪？他老人家這樣的善根，根性這麼好都要守，那我們假如沒守會怎麼樣？這個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了。所以我們立了志，我們要達成這個志向，智慧、德行、能力都不能缺乏。可是智慧、德行、能力要增長，最重要的增上緣就是老師。所以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說「從明師受戒」，明白的老師，他是過來人。

那我們上一次還講到，說百分之百的信心，錯了也要聽，有沒有人聽這句話生懷疑了，錯了也要聽？所以佛法有四依法，當然你不要悶在心裡，都可以探討的。佛法沒有祕密，佛法那個密宗是深密，不是祕密，是有時候我們的境界還體會不了，不是說它不能講

，都可以探討的。四依法說「依義不依語」，它真正的意境透出什麼？錯了也要聽就是對老師一點懷疑都沒有，這是這個意境。再來，錯了也要聽的對象是誰？是明師。這些因緣的狀態大家要理解清楚，不然你會被一句話給你搞得很痛苦，不能聽出執著來。對象是明師，他已經明白了，他任何方法都是要成就你的。

我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知道了，密勒日巴尊者，這個是密宗非常有名的一個善知識，密勒日巴尊者。他的老師對他非常的嚴苛，嚴苛到連他的師母都看不下去了，還幫他少受苦難，結果破壞了老師對他的栽培。因為他之前施毒咒，造了非常非常重的業，他的老師已經是成就的人，他用這樣的方法幫他消業障，就快要大功告成了，結果被師母給影響了。有一句成語叫婦人之仁，當然這不一定是指女性，我們依義不依語。有時候能捨非無情，這個大家都要慢慢去體會，或你牽於感情了，你意氣用事了，不行，要大公無私。

所以這個錯了也要聽，首先他的對象是明師。再來，再降一等，就是這一位老師他所講的任何的話，不管是台上還是台下，尤其是台下，台上他正念分明，台下有時候會隨順想法、看法了。所以台下更難，你台上不會有很多想法，你全神貫注。那當然，不能離經一字，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講，離經一字便是魔說。更嚴重的是什麼？你不照佛經講已經狂妄了，不照佛經講不就我比佛還厲害了？所以看起來是一個字錯了，事實上是很嚴重的，他的心態已經偏得太厲害了。所以降一等是什麼？這一位善知識他堅守，一定是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包含他在帶底下的人做事，都是用經教，我們面對這個境界，我們做人做事依循的是什麼標準，我們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。甚至於是底下的人提意見了，他縱使沒有採納，他能體恤人家肯提意見的可貴，他會藉這個機會告訴對方，謝謝你能提出來，但這件事情還有其他的角度，他也藉這件事情來帶底下的人。心

態用對了，每個人都受用。底下的人一提意見，我們就不高興了，甚至於壓他了，那自己沒有受用了，底下的人積極性也被我們影響了，他很有挫敗感，那可能慢慢發展就沒有人敢講話了。所以降一等，那是知見都正確的，不是講課的時候知見正確，做人做事他也不離開經教，這是再降一等。

再來，我們這個時代也很特別，特別在哪？傳統文化都衰敗幾代人了，三到五代。所以哪怕我現在是領導，我現在是老師，畢竟我也是成年才學的。那我們處在下屬的位置（成德也有處在下屬的位置），我們，別人對不對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自己要先做對，不要去要求誰，因為大家都是成人才學的，都還有習氣，這是很客觀的。我們往往很多事情接受不了，那是被自己的感受影響了，你冷靜去看看，正常，沒有一件事不正常，是我們希望太高，結果失望就太多。所以老法師給了我們一句法語，「別人錯的也是對的」。這句話沒有說只是包含誰吧？你現在所有面對的境緣都是這一句，不管你的父母、引領你進門的善知識，還是你當下單位的領導，也都在這一句裡面。佛法是心法，它講出來的話，沒有說只有某一些人，另外一些人沒有，它每一句是含一切境緣的。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那個對的，大家要理解那個意思是什麼？正常的。哪一個人的行為不是因因果果相續發展到現在的？一個錯的人是突然從對嘯一下變錯啊？他是慢慢慢慢發展的。而誰都不願意錯，可是他自己錯了他也不知道。

比方說我們成長過程，我們願意強勢嗎？強勢很傷身體。可是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強勢了？不知不覺，因緣所生，因為缺了三到五代。我母親那一代還有傳統文化的氛圍，經典沒人讀了，但家庭裡面還有，所以我母親那一代台灣的傳統女性幾乎沒有發脾氣的，我沒見過我母親發脾氣。然後你一稱讚她，她特別害羞，臉都紅了

。人家說：「妳這菜煮得很好吃。」她說：「沒有沒有，我亂煮的。」這就是傳統女性那種謙退含蓄之美，陰陽它自然的展現。可是我們這傳統文化沒有傳承了，好像要逼得我們女人都要很強。那女人一強，也是被時代逼的，她也不願意，你要知道女人很強勢會內分泌失調的。可是你冷靜去觀察，文革那個時候，多大的動盪，那麼多男人都被批鬥，女人怎麼辦？她不扛也得扛。那種歲月，我看那不是一般的人能承受的。你看黃念祖老居士說，他在文革時候受的苦，加在八個人身上，八個人都得死。所以諸位家人，你的母親在那個年代能把我們拉拔長大已經太難了，都已經超過她的極限了，她還撐下來。可是我們現在學傳統文化了，「媽，妳不能那麼強勢」。那我們不就沒有忠恕之道了嗎？沒有去體恤她整個時代的背景，她所承受的壓力，她不得不。所以現在有一句話非常重要，叫理解萬歲。很可能你一理解母親了，兩個人就抱著頭痛哭，就恢復父子有親了。

大家現在冷靜去觀察，現在為什麼我們不得法喜？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我們都在等待著被理解、被肯定，好像沒有被理解，這個力量出不來。被理解是結果，要種什麼因？我們要深信因果，一切不離因果，我們希望被理解是果，要種什麼因？要先去理解別人，修因才能得果。所以深信因果的人不強求，他會自己去種因；深信因果的人不懊惱，為什麼？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有什麼好懊惱跟埋怨的？深信因果的人不擔憂未來，因為未來跟他現前這一念是分不開的，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功夫，那有什麼好擔心的？所以深信因果治我們所有的煩惱。你看我們講課的時候講因果，我們講了多少遍？佛法很好用，一句話就解決了，但我們得用它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隨時用它來觀照，它就從文字般若變成觀照般若；用到你隨時都能提起來，功夫就成片了，就變實相

般若了，「工夫到，滯塞通」。你深信因果都保持了，你不會煩惱、不會有憂慮、不會有牽掛了、不會有埋怨了，你就有戒定了，說不定哪一天你就開悟了。佛法無邊，很好用的，回頭才是岸，回頭就是你要依教奉行，不能再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了。

所以今天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領導、老師，他們很可能也不是從小學的，這個都是客觀來看，所以很多人都說我受傷了。我還沒學佛以前，我記得那時候我差不多二十三四歲，我曾經看到一句話愣了一下，他說道：「沒有人能夠進入你的內心，按照邏輯來講，沒有人能夠進入你的內心。那那個傷害你的人到底是誰？」這句話我看了我愣住了，他講的好像也沒錯，沒有一個人能夠進入我們的內心。那沒有人能進入，我們的內心怎麼會有傷害？講到這裡就要舉個例子，因為事例比較具體，我舉一個沒有人不知道的例子，歌利王割截忍辱仙人的身體，請問歌利王有傷害到忍辱仙人嗎？不只沒有傷害，還怎麼樣？成就他，讓他提早成佛，本來在彌勒佛後面的，提早成佛了，那是忍辱仙人的增上緣。那現在換一個角度了，現在有人要割你的身體，你會怎麼樣？「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他！」是吧？那是他傷害我們了嗎？那是我們自己的瞋恨傷害自己了。

老法師還表演給我們看，現代忍辱仙人，一心為民族、為正法，受到的毀謗、侮辱空前的，那老人家有抱怨嗎？老人家有無奈嗎？老人家還把他們的名字立上牌位，每一天講完經給他們迴向。這是明理的人。《金剛經》說的，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」，你明明在依教奉行，還被人家輕慢、侮辱，那是什麼？「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。」所以老法師為什麼要幫這些人迴向？那他自己無始劫輪迴也有業，就是這一些人毀謗他，幫他消很大的業。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所以老人家這一生就要作佛了，他怎麼會不感謝這些毀謗的人？《金剛經

》講得很清楚。《了凡四訓》也講得很好，大家都是在宣講《了凡四訓》的，「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，他子孫都能驟發，他得的利益更大，是吧？他是當事人，他得的利益更大了。所以理得心安，把這些道理都客觀的理解了，用在我們當前處事待人接物，給它想明白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佛法是安心法門，我們學了佛心還不安，是我們沒有把佛法真正用出來了。

所以當我們客觀看待一切事物，又守住忠恕之道，客觀，大家都是成年才學的，可是我們面對五倫關係，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，我相信在五倫當中，人家都被我們感動了，因為你都要求自己，而且你還包容他，人的善根就出來了，這叫「愧之，小人可使為君子」。「舜在雷澤」，見人家的過不談，見人家有善，「揄揚而取法之」，不到差不多一年時間，這一個地區都開始禮讓了，不再爭奪了，這不就是舜王給我們的表演嗎？了凡先生就告訴我們，這個表演我們要看得懂，「以舜之明哲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」。那我們體會到大舜的良工苦心了沒有？我們體會到了凡先生的良工苦心了沒有？這個沒有了凡先生點出來，這個大舜的表演我們還看不懂。他還提醒我們，尤其我們在末法時期，大家要記住，要認清環境，佛在世的時候已經說了，有五百年，第一個五百年解脫堅固；第二個五百年禪定堅固；第三個五百年是多聞堅固，一直在退；第四個五百年是塔廟堅固，你看建了很多塔廟；第五個五百年叫鬥諍堅固。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五個五百年了，鬥諍愈來愈厲害了。怎麼不捲入鬥諍？就是了凡先生教的這段話，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，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、小善可錄，翻然舍己而從之」。其實你能體會到了凡先生的苦心，那就是了凡先生手把手在教我們。



這些聖哲人都已經到極樂世界去了，他們現在是阿惟越致菩薩，他遍一切處，你只要能夠感受到他的苦心了，你跟他就感應道交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人家孔子在喝湯，湯裡可以看到聖人，在牆上可以看到古聖先賢，在夢裡可以夢到周公。每個人都可以的，是我們是不是至誠了，自然就感通了。時間跟空間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抽象概念，因為我們把它認作真的了，我們就被它給障礙住了。所以孟子學孔子，孔子不在了；蕩益大師學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也不在了。所以這個師承是我們至誠心，誰都能守。但是現在特別難得，我們團隊的負責人他重視師承，我們善友為依，一起守好這個師承。

我們珍惜老祖先，還有這些祖師大德對我們的護持。我們其實很有福報，身為炎黃子孫，福報太大了，人生有什麼不如意，都不要再放心上了，珍惜這個福報，這一生就脫輪迴了，就去作佛了，還有什麼好計較的？不只不計較，包容、善解、體恤，把一切不如意、逆境、惡緣全部轉成法緣，那就「佛說此人真善友」，「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」。

以這些《無量壽經》的教誨跟大家共勉。好像休息時間到了，謝謝。

弘護人員扎根共學班      成德法師分享      (第五集下)      2  
021/3/22     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     檔名：18-085-0005B

成德法師：我們接著請王同學。

王同學：學生就是剛剛在聽法師開解的過程當中，想到了自己這幾天應對事情的一些過程。首先是因為現在網上的幼兒園這個因緣開啟了，然後有涉及到說，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負責做這個主班的老師。但是自己思量了一下，覺得在很多方面自己還是不能衝到最

前鋒，所以就想著，那自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配合，所以就沒有選擇做主班老師。但是法師的開解裡面有講到，不是說你能不能帶動得了別人，而是你到底發心是什麼。那我就想，要以身作則的話，不在於說你是主班還是配班，而是在於你不管是在任何位置上，都應該是要做到這個以身作則，盡心盡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。要守護好一個班的話，應該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做，然後站的位置應該是要更高一些，不是說我在配班配合上，那我就只做配合的這些工作、這些事宜，而是也要站到主班的位置上去考慮一些比較周全的問題。所以這個問題自己也就明白了。

班程開啟了，在應對家長的過程當中，因為有很多的家長們都報了名，但是他們沒有來上課，就是都在請假。學生因為想得比較少，就沒有想過這些問題。因為他們這些家長們在外面有給孩子報了培訓班，所以基本上週六、週日的時候，很多家長都會帶著孩子去上培訓班，就會來請假；或者是因為還有其他的比方說「家長坊」，家長坊也有課程，所以他們也會請假要去上課，這些也會請假；還有家長們會請假，說想陪孩子出去走一走、去玩一玩，這些也會請假；或者有些家長們，孩子他在上幼兒園的午休時間是一點到三點，所以孩子這個習慣他一下子改不過來，也不能去要求他改。但是不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，自己在應對這個事情的時候就會有一些要求的心，既然是報了名，怎麼就不來上課？就會有這種想法。後來也是實際的去了解這個情況。還有就是因為自己也正好週六、週日要上課，所以就跟我們的葉家長請假。然後我一請假，人家家長馬上就批准了，然後就說那妳自己工作的時候注意身體，然後工作愉快，就發了，這樣子。自己就感受到說，其實我也很想參加共修，但是因為這個緣分起來了，我也應該要盡我的本分。所以我就體會到，自己也有很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，那家長們也是，因為

這個一條龍的因緣起來了之後，他們也是希望能夠加入進來，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因緣剛剛起來，所以他們很多事情還沒有排開。這是一方面的問題。

另一方面就是家長們他們也會在思考，這個因緣到底能不能穩定下來？就是這些問題他們會跟學生交流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學生也在反思，確實如果這個因緣起來了，如果我們沒有真正發心去做，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、德行不能護好這個因緣，斷了的話，可能就是讓家長們、讓大家都會有失信心。所以說自己也是要多去體恤家長們他們的思考，也是站到他們的位置上去思考這些問題；然後自己這一方面就是要盡心盡力的去做，還有就是要不斷的去提升自己，真正的就是發心圓滿，但是能力、德行一定要更精進的去提升，來護好這個因緣。

學生就分享這麼多，謝謝大家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王同學的分享，我們感覺到她在歷事練心。老人家常講這四個字。什麼時候我們是在歷事練心？應該是一切時一切處。最近我們剛好碩士生他的論文要口試，這是他們最後的一個功課了，這個論文順利交了，他就畢業了，這最後一個大關，論文沒過就沒辦法畢業。成德藉由這一個參與他們口試，跟他們探討，你有沒有在這個寫論文的過程更了解你自己，你的做人做事有哪一些不足沒有？你不要執著在那個論文的結果上，整個過程都沒有在善用自己的心，統統被一個得失心給你鎖住了，當你交出去的時候，你也身心俱疲。但是你假如在每個當下都是在練心，你整個過程你會不斷的提升自己，然後交出去也是水到渠成。所以不要小看一個寫論文，它可以整個總結我們做人做事的問題，都可以找出來的。一葉一如來，一葉可以知秋。

剛剛王同學很多的思考都非常可貴，都是做事當中最重要的環

節。這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首先她要很清楚她的職責所在，她是主班還是副班，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她要清楚。再來，她一個心態很難得，我縱使是副班，但是我要是主班的心態在這個因緣當中學習、成長，她才能提升。我們在辦課的過程，甚至於是我自己講課的過程，我跟同學們講，有沒有人志向就是這一堂課聽完，比方說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有沒有人是聽完之後，你的定位就是我就能講；還是你來上課是因為沒辦法，漢學院安排的，就上吧。這樣的兩種心境，收穫會一樣嗎？假如我們來參加一個共學班，定位就是我要提升自己，而且我下一次我也能辦這樣的課程，那你就不是盯著成德法師說什麼而已了。只盯著成德法師說什麼，又變成一種執著點了，你就沒有很敏銳的去觀照其他的。其實剛剛王同學講的都是重點，假如我們生分別了，她是個年輕人，還比我女兒小，那我們自己又生這種我慢心了，分別執著，你就不得受用了。所以普賢行第一個「禮敬諸佛」，它有道理的，你一禮敬了，人家的善根你就能觀察到，所以稱讚如來。

當然，她在講的過程，我也要提醒一點，首先她分析自己，人貴自知，自知者明，有自知之明。但雖然我們在反思自己的狀況，可是我們畢竟在團體裡面，所以妳跟領導講，我覺得我現在程度做什麼比較好，這是妳身為下屬，把自己的情況或者把事情的情況客觀的跟領導講，但是假如這個時候領導跟妳說：「妳還是當主班。」王同學那怎麼辦？假如這個領導跟妳說，妳還是做主班吧。

王同學：那我就聽領導的了。

成德法師：對，沒錯，因為領導他是掌控全局的，你假如每個人都順著他的意思，那他就沒有辦法整合大家的力量來做事情。所以君有君的本分，臣有臣的本分；君有君的權力，臣有臣的義務，這些五倫關係理我們要搞清楚，我們進退才不會失了分寸。

她的另外一個領悟也很難得，其實把副班做好了，也會影響主班，你正己化人了。所以不是說你在高位才能做事情，我們可能覺得我不是那個位置，我不是老師，我不是領導，所以我不能怎麼樣，這又會產生自己的預設立場。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在美國最早成立漢學系的是一個叫丁龍的中國人。他等於是被賣到美國去做苦工，去修鐵路。結果在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底下做事情，但是這個人脾氣壞得不得了，所有的僕人統統被他罵，被他趕走了，連丁龍也不能倖免。結果過沒幾天，他的主人家裡失火了，丁龍回來幫他滅火，其他的人都不回來，有可能其他的人說，蒼天有眼，這麼凶的人應該遭惡報，是吧？結果丁龍回來了，他的主人非常驚訝，「你怎麼回來？我對你這麼不好。」他就是那種心態，「我當過你一天僕人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」。其實就是很理智的，不感情用事，別人對不對那是別人的事，我自己有沒有做對？你領導錯了，那不能影響我們做對，那叫利害關係，不是道義了。要領導對我才能對，那談條件了，那不是中華文化的精神。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」，這才是我們處在臣位下屬的心態。那可能我們講了，我要做多久他才會變？你看我們的未來煩惱又來了，都不能安住當下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」你說那他真的沒辦法變呢？那你假如真做到了，佛菩薩會安排你一個更好的領導者，你去輔助他弘法利生。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」，莫向外求，絕對不是說你向外去指責了，然後境界變好了。

結果他的主人就很感動，他又陪伴這個主人很長的時間。後來他實在年紀太大了，然後他就跟他的主人說：「我可不可以求你幫忙一件事情？」他盡忠了一輩子，有個要求。他主人：「你說吧。」結果他就把他一生的積蓄全部拿出來，他說：「我想要成立一個漢學系，因為我覺得我老祖宗的教誨很好。」

他這時候回來救火，他的主人也很感動說：「你不識字，可是你德行這麼好，你的父親一定是讀書人。」他說：「我的父親不識字。」他又說：「那你爺爺一定是讀書人。」他說：「我爺爺也不識字。」我們聽到這裡很感動什麼？我們幾千年的中華文明，不識字的人都懂做人。結果現在我們沒有承傳老祖宗的這些教化的精神，以前不識字的人他光看戲劇他就知道忠孝節義了，這麼好的社會教育方式，結果現在是變成念到博士都不一定懂孝道，所以我們的整個民族文化的斷層太厲害了。

結果當他把錢拿出來，他的這個主人非常感動，就要盡力幫他，幫他找很多關係，然後他的錢根本不夠，大部分是他主人幫他出的，然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漢學系。

所以老法師給我們講經講得非常的圓融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，在任何一個角色都能做，這個才圓融。不是說你要是領導了，你才能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；不是說你要是父母了，你才能做；或者你是老師了才能做。他是一個僕人，居然能夠感動主人，甚至於這個故事讓我們中華兒女聽到，哪一個人不敬佩？所以君親師是每一個人都能做的。今年是牛年，做到君親師就能扭轉乾坤。

所以《論語》在哪？就在我們做事裡面，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。事事無礙，怎麼會有障礙？做好我的本分，慢慢都會改變。再來，起一個因緣要慎於始，要考慮周全。我們今天要開班，孩子的家庭狀況是怎樣？父母的狀況是怎樣？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所以要慎於始。然後要能體恤到人家的情況，不然假如我們的一些做法讓他生煩惱了。所以「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」。我們雖然都是做的是好事，但是要讓大眾他能循序漸進，我們不能一下標準很高，讓他覺得那我做不了。像我們漢學院也一直在調整，要錄取考試，我們一直在調整，不然一下子定太高了，很多很發心的人也

被嚇回去了。我們也在調整，我們也是有很多不足。我剛剛看我們放的這首曲子，大家都聽到了，都有緣分，歡迎以後有機會，疫情過後大家有機會，可以來給我們參觀指導一下，這個地方確實挺漂亮的，尤其春天那個百花盛開。

所以我們在境界當中能不能放下要求的念頭，老法師常說，放下控制的念頭，其實就是放下要求的念頭，設身處地體恤他們的實際情況，我們就在做這件事當中提升上去了。包含還提到了，他們有時候一家要出去走一走，這天倫很重要，也要有一些空間。我們自己回想看看，那個爸爸媽媽陪我們出去玩那個景象，常常都能浮現出來，全家和樂融融。那對一個人身心的健康特別關鍵，常常都是這一些回憶，就沒有匱乏感，就很知足，我很幸福。人一匱乏就很想去求到別人的愛，想控制、想佔有。所以給孩子一個很溫暖的家庭生活，是對他一生最大的財富，這個是成德自己的感受。因為他不缺愛，他很願意給出愛。他一缺愛，他給別人要愛了，他就有求不得的痛苦；他給出愛了，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，我們已經打下他幸福人生的基礎了。

謝謝王同學。我們接下來請喬同學。

喬同學：法師好。

成德法師：你好。

喬同學：諸位家人們好。學生這邊分享一個對「一門深入」的理解和體會。一門深入之前一直老師也提，這次經過法師講解之後，感覺對這個理解得更全面一些了。一個就是這個一門，首先就是我們自己的這個師承，現在來說就是老人家的這些教誨，肯定是這個課程體系裡面的。這個就是說一個階段專攻一部經或者一門課程，而不是說只能看這一本書。檢驗我們有沒有一門深入，就想起法師課程當中講自己的例子，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講《弟子規

》，所以後來再講文言文、《群書治要360》，感覺都是在講《弟子規》。所以看自己有沒有深入，實際有一個勘驗的，就是看有沒有一經通一切經都能通。如果只是譬如說像我們主要在學習「幸福人生」四十集，或者在學「做孩子一生的貴人」，其他的還不能通達，那可能就是還沒有深入到一定的功夫。

再來，怎麼樣才能夠深入下去？因為它後面還有四個字叫「長時薰修」，就是有薰習，然後也有修證，有解有行，這樣才能深入得了。譬如說這部經我讀了多少遍，或者說我複講了多少遍，那是一個相、是一個手段，真實的功夫主要看自己依據這部經它裡面的每一句教誨，有沒有去放得下自己的貪瞋痴慢的習氣、分別執著，恢復到清淨心，因為一切行門以淨心為要。這是第二方面。

第三個就是，這個要深入到什麼程度才算截止、才算圓滿？包括這個扎根要扎多久，扎到什麼程度？就是說要在這個過程當中把貪瞋痴慢這些要去掉，然後把父母老師放在第一位，這就是在扎根，也就是說扎根要恢復到孝敬本有的這顆真心。

通過上面的這些，法師在好幾次課程當中講的這些，自己整理了一下，就感覺這樣的修學就變得比較簡單了。就是有很多根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扎孝親尊師的這個根，然後恢復到孝敬之心。也就是說在生活當中觀照自己，把心用對就好。怎麼用對就好？就是自己在考慮這件事情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的，還是站在父母的、老師、師長的角度去想的。這是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，對一門深入的理解。

在自己所深入的這個經典上的運用，就相應的解決了這個問題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因為團隊負責人張老師期許自己先一段時間深入《了凡四訓》。然後在上上一次法師在講課的時候，我說，好不容易這次有機會見到蔡老師了，就問一下蔡老師如何繼續去深入



《了凡四訓》。因為在去年假期有機緣和一些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學生，還有一部分研究生，今年又有機緣和一些目前差不多有一百多位家長，和他們一起共同學習法師講的《了凡四訓》，就是第二次宣講的二十九集的那個。後來沒有大課的機會，但是通過其他課程，怎麼深入這個解決了一部分，然後也說一下，看看體悟得對不對。

一個就是上面剛剛理解了這個什麼叫深入，再來就是師長有說他當時跟著要學一部經，要達到什麼程度？要達到會講，自己這個還沒有完全達到，而且要講十遍，那這是可以自己下的一個功夫。第二個就是自己也從《了凡四訓》當中選了三句經句，其中一句經句就是法師剛剛在開解的時候說，「吾輩處末世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」這句，今天我感覺講課也感應到了，法師也說到這個了。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機會，本來自己下面有一個工作，要給下面的大學去分享一堂課程，但是就在我們開課前的十分鐘，那個會議突然又取消了。所以我感覺好像確實是有加持的，也挺歡喜。就是自己落實這個經句，自己習氣改了多少？命運改了多少？這個命運改了多少，就是譬如說有沒有愈來愈慚愧、奮發、改過，還是說愈來愈悠忽、昏惰、自欺、飾非這些。

成德法師：對。

喬同學：譬如說我看到法師每次講課基本上都會提到《了凡四訓》，那自己有沒有像這樣去做到？包含底下和親戚朋友他們在講話的時候，有沒有觀照到運用自己的經句，在初期階段刻意用這個？那天就有個機緣，因為我們要組《了凡四訓》的初級班，然後有個同仁他就私下找我們，之前一起學習的同仁，說你們要不要一起來這個班？然後他給招募了五六個，我說那你這就是在做護持正法的工作，多有意義。這是先初步的這樣刻意的去做。

最近還有一個體會，就是這個教學目標非常重要，師長說要有明確的教學目標。我剛開始和大家共修，我就感覺最起碼一個，讓大家知道人是有命運的，這是知命，進而能夠通過改過和行善改命。我自己就效法功過格做了一個「道德銀行」，也是善加惡減，然後算每天能夠得多少的道德積分。這段時間因為長時間的共修，聽法師講這個，我就感覺那只是一個階段，可能最終的目標還是要把大家引導到能夠了脫生死這上面去，不能說只是停留到一個我學《了凡四訓》好，我要做善事這樣，就是能夠解決他終極的這個問題。當然這個過程當中，我覺得也是知命、改命，然後超脫命運，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。這就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，對這個問題的一個思考，請法師指導，謝謝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喬同學，他也給我們證明了，有利眾的心，冥冥中佛菩薩都加持，他有很多靈感就會冒出來了。我們在談改造命運，那也要談怎麼終極了脫生死的问题，他就有靈感了。但是我聽到了，我得補一句提醒他，你得看場合能不能講。我們要審勢，有些可以台面上講的當然就講；有些台面上不能講，不能強求，但可以台面下講，是吧？事事無礙。這個大家都不能強求、不能執著。我好像也跟大家提過了，有一些場合，來聽的人那個佛教色彩就很重，人家一下就把那個課程給停掉了，那不是善心做了惡事了嗎？

喬同學的態度也很好，他也是藉這個機會給他的老師報告一下，他這些理解對不對。那剛好成德也有談到，他也是給我一個回饋。他也很用心，要把這些最關鍵的理念、方法要搞清楚，因為理念方法沒搞清楚，努力的方向一不對，就白費掉了，所以剛剛的理解還是挺難得的。老人家的教導其實就是先扎根。我們還記不記得開學第一天老和尚講的，他們上一代高僧大德那麼多，為什麼到他們這一代鳳毛麟角？因為沒有扎傳統做人的根，縱使學一輩子，只是

皮毛，只是佛學常識而已。所以我們為什麼聚在一起？我們共同來共學、來扎根。扎好根了，你再學一部，一經通一切經就可以通了。但是你也不要死板，你得看著情況，就是不能雜，以什麼為主。不然到時候可能有其他任務叫你去講個專題，講個其他的經，那我們這個喬同學說，我就是《了凡四訓》了，其他的我不管。其實你不管講哪部經，就是五倫八德，你把它深入了、通了。怎麼通？你沒有力行通不了。「不力行，但學文」，不只通不了，還「長浮華」，長傲慢了，「成何人？」

所以老法師談到六祖大師，六祖大師為什麼常生智慧？他去見五祖的時候，第一次見面他跟五祖說：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」老人家說，為什麼六祖常生智慧？依教奉行。大家不要小看依教奉行，我們就不說別的，孝親尊師的心保持住，這個人每天智慧都會增長。地藏菩薩表的就是開發心地寶藏，我們的一切境界當中都是提起孝親尊師，煩惱就起不來了，煩惱一不作用了，我們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就慢慢透出來了。所以扎根說穿了就是孝親尊師，把孝親尊師再打開來就是五倫八德，再打開來就是一切經教談的，但是都離不開這些綱領，這個大根大本。

您剛剛還提到，那到底要扎到啥時候？扎到怎樣才是圓滿？你看我們的未來心很嚴重。所以三心不可得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，能夠安住當下把心念守好的人才能提升，不然他這個三種煩惱就會一直作用。其實就是深信因果，就不會有這三種心了。過去為什麼會懊惱？因為埋怨，「為什麼是我？」不能接受；那假如相信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」，他就不埋怨了。未來煩惱，他假如知道「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功夫」，他就沒有未來煩惱了。那現在呢？現在他不隨順自己的舉棋不定、猶豫不決，他安住當下正念去思惟，隨順經教，不就沒有現在煩惱了？

他只要按照因果去思考，他也不會有現在煩惱。

可能有人會覺得，我現在很擔心父母，擔心他們的身體，擔心他們能不能學佛，擔心他們能不能往生。那當然這是有孝心，可是你要盡孝，不能用你的煩惱去盡孝，擔心也是煩惱。怎麼做？你念佛迴向給父母不是更好嗎？你去自己好好落實，給他們做表法，為人演說，不是很好嗎？都比你擔心好吧？擔心是未來煩惱。你現在一心為眾生了，你種了這個善因，你的父母培養你長大，所以你的功德愈大，他們的功德也愈大。我也見過，兒子、兒媳婦盡力護持傳統文化，這個老人家臨終的時候很奇妙的，很多念佛很有經驗的人主動剛好跟他聯絡，統統趕上了。這都不是偶然的，如是因如是果。所以不要瞎操心，瞎操心也是性格，都要調伏，都要用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。

你還有提到這個扎根，孝親尊師，我們到底是用自己的角度，還是體恤父母的角度？扎根都要從細節處，念頭、一言一行，有沒有考慮到父母老師？高高山頂立，要深深海底行。你說我們要孝敬師父上人，怎麼孝敬？《普賢行願品》說的，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」。第一個，「如說修行供養」；「利益眾生供養」；「攝受眾生供養」。我們有沒有依教奉行？有沒有去為眾生？「代眾生苦供養」；「勤修善根供養」，自己要提升，不然怎麼幫別人？「不捨菩薩業供養」，我不能退心；「不離菩提心供養」，心要在道中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菩提心不能離開。這要擺在第一個供養，這七個供養裡面第一個是如說修行。

老法師說的裡面，有一句我相信每個人都記得，老和尚說要放下十六個字：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。我們後面先不說了，就講第一個自私自利就好了，在哪裡放下？放下自私自利不要又變成口號哦，自私自利我們一不小心它就起現行了。比

方說你發一個短信，人家一看看不懂，這個就是自私自利了。因為你沒有替他着想，你站在自己角度覺得這樣就懂了，發過去人家看不懂。這個不是一般的人，你講課都講了十年以上，你自己沒有下功夫，照犯。

所以就像我給同學們，你們寫論文，你寫論文是給教授看、給其他有緣的人看，不是給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得懂，到底別人看懂不懂？都要從這裡出發去做事情、去講話，這樣你在講話當中你的自私自利在減少，你在做事當中你的自私自利在減少。你看我們成長過程，也是養尊處優，被人家照顧習慣了。拜託，連印光祖師人家都自己照顧自己。大家看過「一輪明月」沒有？弘一大師去親近印祖，你看這個「惜福水」，都要水沖一沖喝下去，把碗幾乎都要洗乾淨了；再來，很多生活都是自己做。現在我們難道是忙到都沒時間了嗎？假如你為了大眾的事，忙到都沒有其他時間，那這個還另當別論。明明沒有忙到這樣，還得長輩照顧你，這個就太自私自利了，那個還能接受，那我也服了他。都還是隨順自己的習氣。你是晚輩，你是要照顧長輩的，你還讓長輩照顧你，你還覺得很自然。因為我們從小就被照顧習慣了，父母照顧，到了團體裡，自己不知不覺都要人家照顧。我們沒有常常先人後己的心，這個自私自利怎麼調？都在增長，現在年紀大了，人家又不好說我們了。甚至更嚴重的，你以前還在廬江工作過，人家把你奉成長老了，你更難修了。所以我們看這些祖師，他們太慈悲了，他們做的都是在提醒我們。李炳南老師九十五歲才讓人家照顧，之前都是自己，煮飯也是自己煮，這些都是自己。所以我們假如冷靜下來觀察，自私自利在哪？就在我們生活的很多地方，要善觀己心才能發現、才能放下它。真的有在十六個字下功夫的，一定會煩惱輕智慧長；假如我們沒有覺得我們的智慧有長，也沒有法喜增長，那就是我們這十六個字

沒有真下過功夫。

另外可能我們在一起共學的過程，也會聽到很多同修在分享，你聽別人分享要得到啟示，不要聽了別人分享產生困擾，這就不善學習了。我給大家講個小故事，索達吉堪布曾經去拜訪老人家，那剛好在拜訪的過程，老人家說：「我講經差不多六十年了。」索達吉堪布說：「你講經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。」接著老人家講講講，「這個手機現在特別影響人清淨心，我把手機丟了」。結果索達吉堪布聽到這裡，就把自己的手機拿來說：「哎呀，我有手機。」大家看老人家怎麼說的？老人家說：「你要辦事情，你需要。」你看老人家很圓融吧。你不要一聽手機扔掉了，你從當下就扔掉手機了，結果你的領導打電話給你都找不到你了。所以我們聽什麼也容易就產生一個執著了。但是我不是說手機好，手機根本沒有好壞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

比方說人家問你，學佛用一句話來表達，怎樣叫學佛？那我有思考過這個問題，我以老人家教的一句話來講，什麼叫學佛？「面對境界清楚叫學佛。」這句話很簡單吧？誰都能接受。佛是什麼？覺。佛這個字就是覺的意思，你面對境界很清楚自己、很清楚別人、很清楚整個環境、很清楚整個時代的客觀狀況，那就是學佛、就是覺了。你現在面對一個手機，你很清楚，我是用它來辦事，不是用它來浪費時間的，你很清楚。所以再用另外一句話也可以表達什麼叫學佛，「能轉境界，不要被境界轉，就叫學佛」。其實這兩句話也是相通的，你面對境界清楚，你就不會被它轉了，那你不被它轉，它就被你轉了，所以手機就轉成積功累德的工具了；你被它轉了，手機就變成你墮落的因緣了。

所以老法師說：「你會麼？」就是你會不會修行？你會不會轉境，不被境轉？所以我們不要把責任推給手機。但是說實在的，要

會用手機真的是門學問，不然你每天都牽著它，怎麼修清淨心？怎麼聽經聽得安心？怎麼深入經藏？這個都考驗我們遇到事情能不能用經教來思惟，能不能想到好的方法來調整。佛法是事事無礙的，手機也沒有礙。我現在覺得我的手機等於是我不祕書，不然我沒有福報，我請不到祕書，是吧？這個沒有祕書不能抱怨，一切事都是水到渠成，我得好好再修，就會有感得這些因緣。但是我也曾經被手機轉得稀里糊塗的，但是我要愈挫愈勇，不能每次都被它轉，我們要屢戰屢敗，還要屢敗再屢戰，不計成敗、不顧生死，慢慢我就把它轉回來了。

當然，我現在是在前線作戰打前鋒，假如我有能力，我還是希望護持，尤其年輕人能夠多靜下來的時間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。不是說我自己這樣任務很多，我就要希望身邊的人都跟我一樣，我們是不得不，因緣如此，我們不要挑境界。但是真的我們有更多的福報了，我們也會護念好年輕人，就像老法師說的，「我九十多歲了，我給大家做護法，哪個年輕人發心，我給大家做護法」。那你們聽了我這番話不要執著，就開始在那裡等，給我大把大把時間聽經吧。所以我剛剛什麼都沒講，我說而無說，你們聽而無聽，還是那句話，相信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比方對我來講，我就希望護持我們趙老師他有多一點時間讀書，因為我們都是老革命了，也經歷過不少事情了，讓他多讀點書，他跟這十幾年走過來的路全連上去了，所以讀書重要。但是我也觀察，有一些年輕人你就讓他啥事不幹一直聽經，我覺得聽出法執來了。所以培養現在的年輕人，我的感覺，高度的藝術。這個我還得跟我們王仁者好好商量商量，因為他是中醫師，這個藥方隨時還得調，還得三天一小調、七天一大調，都慢慢看情況，不然你用一個方式，他又著在那個方式。所以一個領導者跟一個教學的人，隨時能夠洞察到自己有沒有出現執

著點，還要能隨時洞察到你帶的人有沒有出現執著點。可是實實在在講，我們假如連自己的執著點都看不到，我們真的能夠看到別人的執著點嗎？所以為什麼要內聖外王？為什麼要先格致誠正？很有道理。

所以諸位家人，你們應該要安心，因為佛菩薩是同體大悲，你真的肯學、真的肯承擔，他們隨時都在，我們不要太著相了。老人家都想盡力護持大家，老人家也代表佛菩薩的心，問題是你相不相信？我們今天的聚會一開始就是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一不相信，煩惱就來了；煩惱一來了，佛菩薩要加持加持不了。就像你父母明明為你好，但是給你講你又不聽，他只能在旁邊等待了。所以老法師的教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、教導，就是相不相信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可是這句話前面是說你要學釋迦牟尼佛，然後你只要這個心保持了，你就歸佛菩薩管了。你自己要管，佛菩薩就管不了你了；你自己相信了，那就歸佛菩薩管了。那我們只要守好自己的念頭就好了，我們就安住當下，那每一個緣就是在突破我們最嚴重的習氣。成德感覺很明顯，每一段都是在考我的哪一個習氣，我得要耐煩、得要面對它、得要突破它。一突破了，另外的考驗就來了。可是你沒有過，五年之後還是考這一題，換湯不換藥，人不一樣了、事情不一樣了，考的是一樣的。比方說，就考我們能不能設身處地為人想，或者就考我們能不能不見人家的過，都是針對我們的習氣出的考題。

所以老法師聽了章嘉大師那句話，你學釋迦牟尼佛，不要再為自己了，為正法、為眾生去奉獻。可是不是叫你衝到前面去，從敦倫盡分開始，不要激動，安住當下，在家庭盡本分，在團體盡本分，你提升到哪，佛菩薩自有安排，不要去操心。老人家是聽了這段話，他的心就安了。你們仔細去觀察，老人家一講到這裡，「章嘉



大師教導我，我這一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老人家相信這句話了，從那一刻開始就不操心了。那我們相信了嗎？我們還有沒有在操心？所以理得心安，真明白了，不操心了。

今天時間超過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